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全译插图本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白马◎译



GULLIVER'S TRAVELS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全译插图本

格列佛游记

〔英〕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白马◎译



GULLIVER'S TRAVELS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 白马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ISBN 978-7-5702-0270-6

I. ①格… II. ①乔…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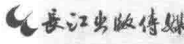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1958 号

责任编辑: 程华清 李金龙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格林图书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光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4 页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1 千字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译本序

1

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百万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图书”活动，结果英国18世纪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列第11名。英国小说家毛姆说：“《格列佛游记》有机智和讽刺，有巧妙的构思，洒脱的幽默，泼辣的讥嘲，痛快淋漓。它的文体精彩绝伦。至今没有人用我们这艰难的文字写得比斯威夫特更简洁、更明快、更自然的。”大批评家威尔逊把斯威夫特称为六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排名仅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一生中读过《格列佛游记》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

无疑，《格列佛游记》是一本奇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本测量读者深度的书，它是一本最给人快乐的书，但也是一本最令人神伤的书，有时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愤怒的书。它可以被简单地阅读，也可以引人进入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幽暗中。美国当代思想家布鲁姆在《巨人和侏儒》中对此书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它是最优秀的儿童故事，但也是一个颇为讨厌的故

事。斯威夫特能够赋予纯真以魔力，对败坏却嬉笑怒骂。”他说的“讨厌”意思是，这本书即使对一个成年读者也是烦难的，也是一种挑战，它是一本真正的源于经典而本身又成为经典的奇书，它“所引发的笑声是荷马和柏拉图的标准所认可的”，它像一个坛子，把它出现以前的人类思想都吸纳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威夫特是一个巨人，同时代的艾迪生称他是“国民中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大小说家萨克雷也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他是担当得起这个称誉的。

2

名著《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英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他是遗腹子，从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十五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他的学业并不特别的顺利，据说他曾因“迟钝和智力不足被终止攻读学位”。但看来他很快摆脱了困境，并于一六九二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到了一七〇一年，他获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斯威夫特在大学里的主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他个人更偏爱文学和历史。一六八八年，斯威夫特前往英国，做了穆尔庄园主人威廉·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直到一六九九年邓波尔去世。在他担任秘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斯威夫特跟随邓波尔的这十年，不但让他通晓了人情世故，还磨练了他的文笔。“他写了烧，烧了写，几乎写遍所有题目，用尽所有风格”。一六九九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教区担任牧师，但因为教会中的事务常去伦敦，后来卷入了伦敦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斯威夫特在爱尔兰的生活既没有耗尽他的精力，也未能满足

他的雄心。他由于经常跑到伦敦，频繁出入咖啡馆，所以结识了艾迪生、斯蒂尔、蒲柏和康格里夫等著名文人。跟他们一样，他的同情心在辉格党一边，但他同时却也受到托利党首领的器重，担任过该党《考察报》主编。一七一四年托利党失势，他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主持牧师，同时着手研究爱尔兰现状。

斯威夫特平素不以爱尔兰人自居，总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扔到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但作为一名“人类自由斗士”，他对英格兰人的非法统治的后果极为不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并投入争取爱尔兰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但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最后都破灭了。晚年的斯威夫特内心十分孤独，只限于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交往。他将自己积蓄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用另三分之一的收入为弱智者盖了一所圣帕特里克医院。然而，斯威夫特本人也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已完全疯了。他希望死时“尽可能秘密地在午夜十二点”将他埋入斯特拉安葬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同一副棺材里；他要求其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的拉丁文碑铭“字体要大，雕刻要深，镀金要浓”，以铭记他已从“凶猛的义愤”中解脱出来，不再让它“撕碎自己的心”。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斯威夫特辞世而去，终年七十八岁，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斯威夫特的文学才能很早就显露出来，他写过一些诗和文章，但真正使他扬名的是讽刺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1704年），在这篇故事中他讽刺和抨击了英国各教派的虚伪和无耻。这篇寓言是对一切伪善和形形色色宗教骗局的猛烈开火，如此尖刻而犀利的笔墨在英国此类文学中罕有匹敌。此后他又写了《布商的信》（1724—1725年，抨击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货币政策）、《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年，讽刺英国对爱尔兰人民利益的压

榨和情感的欺侮)等。但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在世界几个边远国家的旅行》,即通常所说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这部书完成于一七二六年。斯威夫特一生写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不署名出版的,只有《格列佛游记》例外,他出版此书得到的稿酬是两百英镑。

3

《格列佛游记》无疑是斯威夫特的呕心沥血之作。在这本书中,斯威夫特的叙事技巧和讽刺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作品的主人公里梅尔·格列佛是个英国外科医生,在远洋船上任随船医生,后来担任过船长;他受过良好教育,为祖国而自豪,在职业和政治两方面似乎都颇有见识;格列佛是个典型的十八世纪英国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他信任理性,显然是洛克学说的支持者,相信后天经验是知识的源泉。格列佛只是一个普通人,反映了当时一般的观念,格列佛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是理性和科学的。诚如《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指出的,我们必须把格列佛与斯威夫特分开看待,“把格列佛与斯威夫特混淆起来将有损于后者作为作家、讽刺文学家和自由战士的形象”。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正好相反,他认为这种当时典型的价值观对于人类来说是危险的,如果像具有科学头脑的格列佛那样把自己的信念完全寄托于这个崇拜物质的世界,那将是愚蠢的。学者马洛指出,斯威夫特设置这一个角色是为了证明潜藏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中的巨大缺陷。格列佛固然是一个平庸的人,而斯威夫特正是利用了主人公的这种局限达到了最充分的讽刺效果。

全书由四卷组成,在每一卷中格列佛都要面临常人难以想象

的特殊情况。

在第一卷中，主人公来到小人国（利立普特）。格列佛与利立普特人的大小比例为十二比一，小人国的人个子仅有六英寸，他置身其中，就像一座“巨人山”。起先他被小人们捆了起来，但后来由于他表现温顺并答应接受某些条件，小人国国王同意恢复他的自由。此时，该国正遭到另一小人国（布莱夫斯库）入侵，格列佛涉过海峡把敌国舰队的大部分船只掳来，迫使敌国遣使求和。尽管格列佛立了大功，但后来因在几件事情上得罪了国王，国王决定刺瞎他的双眼，将他活活饿死。格列佛得知消息，仓皇逃向邻国，修好一只小船，起航回家。

在第二卷里，格列佛又一次出海时，遭遇风暴，船被刮至一片陌生的陆地。这陆地叫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格列佛一到这里，由“巨人山”一下子变成了侏儒，置身大人国，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利立普特（小人国）人，比例倒了过来，成了一比十二。在大人国的农夫面前，格列佛像鼷鼠般大小，被农夫当作玩物带回家。为了赚钱，农夫竟把他带到市镇，让他耍把戏，供人观赏。后来他被王后买去，得以与大人国的国王相处。逐渐地，格列佛思乡之情日益浓烈，在一次随国王巡视边境时佯称有病，去海边呼吸新鲜空气。当他在岸边钻进小木箱（他的房间）睡觉时，一只大鹰将木箱叼走。后来木箱落入大海，被路过的船只发现，里面的格列佛获救，终于又回到英国。

全书第三卷比较松散，铺得较开，写格列佛以勒皮他（飞岛）游历为中心，兼及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和日本四个地方的游记。格列佛出海后，从中国口岸来的海盗袭击了他们的船。他们靠一只小艇在海上漂流，艇破后漂到一个礁石岛上。一天，他看见一个浮在空中的庞然大物从天空降下来。原来，这是一个叫作勒皮他的飞岛，勒皮他人是悬在空中的人，从

生活状态到思想状态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学者，他们无所事事，沉浸在抽象、遥远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天地里。连同国王在内，岛上的人们都心不在焉，甚至他们自己正在进行谈话的要点也要专门雇一些仆人来提醒他们。格列佛考察了那里的大学，看见为改善农业和建筑的成百个想入非非的工程设计正在进行。然后，格列佛还来到巫人岛格勒大锥，后来旅行到日本。

《格列佛游记》的第四卷，写格列佛在“慧骃国”的游历，这是历来最有争议的部分。他签约当上了一条船的船长，中途船员叛乱，把船长关在他的舱房达数月之久，最后，他被抛在一条狭长的小艇上。上岸后他几乎要被一群令人作呕的半人半猿的怪物逮住，但一匹马的走近吓走了怪物们。格列佛明白，他来到了马的国度。在这里，一种被称作“慧骃”的具有理性的马统治着那些被称作“野胡”的非理性类人动物。当格列佛向马主人描绘他的祖国，说出种种的人们普遍的生存状况，但对那些坦率正直的慧骃来说，他所述说的战争与法庭之类事物是那样的陌生。在“慧骃国”那儿，格列佛遭到智慧而理性的慧骃的放逐，满心怅惘地回到那块生他养他如今却叫他厌恶的故土，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地与一帮“野胡”在一起度过自己的余年。

白马

目录

Contents

001	出版者致读者的声明
003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普森的一封信

第一卷 利立普特（小人国）游记

011	第一章
020	第二章
028	第三章
034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43	第六章
051	第七章
057	第八章

第二卷 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记

065	第一章
074	第二章
079	第三章
087	第四章
092	第五章
100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第三卷 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

日本游记

125	第一章
130	第二章
137	第三章
143	第四章
148	第五章
155	第六章
160	第七章
165	第八章
171	第九章
175	第十章
183	第十一章

第四卷 “慧骃”国游记

189	第一章
196	第二章
202	第三章
208	第四章
213	第五章
219	第六章
225	第七章
232	第八章
238	第九章
243	第十章
249	第十一章
256	第十二章

出版者致读者的声明

这些游记的作者里梅尔·格列佛先生是我的至交，同时从母亲这一系说来，我们还有些沾亲带故。大概三年以前，他对跑到瑞德里夫来看他的那些好奇的人们的厌倦与日俱增，于是就在他故乡诺丁汉郡^①的尼瓦克附近买了一小块地，还有一座便利舒适的房子。他现在住在那里过着退休生活，很受邻里们的尊重。

虽然格列佛先生出生在他父亲居住的诺丁汉郡，但我听说他的家族来自牛津郡^②，为了确认这个说法，我到牛津郡波力的教堂墓地看过，那里真有几处格列佛家的坟墓和碑牌。

在他离开瑞德里夫之前，他把下面这些书稿的监管权交给了我，给我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处理的权利。我仔仔细细地把它们读了三遍。文字风格十分平实简练，我觉得唯一的缺点是，作者在经过这漫长的旅行之后，他过于实事求是了，从总体上看有种绝对真理的感觉。事实上作者是以诚实守信闻名，以至于在瑞德里夫他的邻居中间，如果有人要证实一件事，就说这事千真万确，就像

① 诺丁汉郡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郡。

② 牛津郡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郡，在诺丁汉的西南。

格列佛先生说的一样——这几乎成了当地人的谚语。

我征得格列佛先生本人的同意后把稿子拿给几位知名人士看，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现在我冒险把它们推向世人，希望它们至少能在一段时期内能成为我们青年贵族们的比普通的关于政治和党派的拙劣作品好得多的消遣。

如果我没有删除无数关于风向和潮、历次航海的变化和方位、用水手的文体对船只在暴风雨中航行所作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以及经纬度等的叙述，这本书的篇幅至少要比现在大一倍。我有理由相信格列佛先生对此有点不高兴，但我已下定决心要让作品尽可能适于一般读者阅读。不过，我个人对于航海事务的无知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我会独自承担这些责任。如果有哪个旅游者很好奇地想知道格列佛先生的亲笔原文，我会随时满足他的要求。

关于作者情况更进一步的细节，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开头几页得到满意的答复。

理查德·辛普森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普森的一封信^①

有人要你出来说明时，我都希望你能立即公开承认，我是在你五次三番地竭力催促下才被说服出版这么一部非常不谨严的、漏洞百出的游记的。我曾嘱托你请几位大学里的年轻先生把游记整理一下，文字上也润色润色。我的亲戚丹皮尔^②发表他的《环球航行记》时，就是听从我的劝告那么办的。但是，我不记得我曾给你什么权力可以同意别人删除任何内容，更不要说同意别人增添什么了。因此，我要在此郑重声明，添上去的每样东西我都决不会承认，尤其是有关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女王陛下^③的那一段，尽管我对她的敬重诚然要超过其他任何人。可是，你或者你聘来的那位篡改文章的人都应该考虑到，我是不会在我的“慧骃”主人面前称颂我们这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的，那样做很丢脸；再说，那一段也纯属捏造，因为据我所知，在女王治下的英国，她一度确曾任用过一位首相掌朝

① 所谓亲戚“辛普森”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斯威夫特借此信对《格列佛游记》第一版出版时横遭篡改一事提出抗议。

② 丹皮尔（1652—1715年），英国探险家、游记作家。他的《环球航行记》出版于1697年。

③ 安女王是1702—1710年之间的英国女王。

执政，不，不是一位，甚至是连续两位；第一位是哥多尔芬伯爵^①，第二位是牛津伯爵^②。因此，是你让我“说了乌有之事”。另外，在关于设计家科学院的那一段叙述中，还有关于我和我的“慧驷”主人的几段谈话，你们不是删减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就是把它们改得一团糟，弄得我差点儿自己都认不出自己的作品。我曾在一封信里向你暗示过要避免发生此类事情，你却回信说你怕触犯忌讳，说是掌权者对出版界非常在意，不仅会曲解内容，而且会对任何看上去像是“影射”（我想你当时是这样说的）的东西加以处罚。可是请问：我那么多年前在五千里格以外的另一个国家说过的话，和现在正在做着统治者的任何“野胡”有什么呢？何况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没有想到，更谈不上害怕，会有一天要在他们“野胡”的统治下过着不幸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些“野胡”反倒坐在由“慧驷”拉着的车上，似乎“慧驷”是畜生，而“野胡”却是理性的动物，难道这还不能让我抱怨几声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退隐在此，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为了避免看到如此荒谬的情景。

因为我信任你，也因为事情与你本人相关，我才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些话都告诉你。

其次，我也只怪自己太没有见识，听信了你和别的几个人的恳求和错误的论证，大大违背我自己的本意，同意将游记发表出来。请你想想，当你以公众利益为借口坚持要发表我的游记时，我曾一再请你再思量一下。“野胡”这种动物是完全不能指望依靠教训或者榜样的力量就能改好的，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本来我指望能看到一切弊端以及腐化堕落的行为都烟消云散了，至少在这个小岛上可以做到；可是你看，六个多月过去了，我却看不出来我在书中提出的警告产生了哪怕一丁点儿我所期盼的效果。我原本指望你给我写封信，告诉我：党派纷争已经销声匿迹；法官开始变成有学

① 1702—1710年英国首相。

② 1710—1714年英国首相。

间而正直的人；辩护律师已经变得诚实、谦逊，并且也懂了点常识；成堆的法律书籍正在史密斯费尔德^①化作熊熊烈火；年轻贵族们的教育彻底变了样；医生们已被放逐；女“野胡”们已经有了德行、贞操、忠实和理性；大臣们的庭院已经铲除了杂草，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才能、有功勋、有学问的人受到了奖励；一切无耻文人，不论是弄散文的还是搞韵文的，全都判了罪，只允许他们吃自己身上穿的棉花充饥，喝墨水解渴。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别的改革，因为有你鼓励，我本来都坚定地指望它们能够实现；事实上，有我在书里面给出的那些训示，也实在是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它们是能够实现的。只要“野胡”的本性中还有一点点趋于善良和趋于理性之心，应该承认，改掉他们身上的每一点罪恶和愚蠢，七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然而，与我的期望相反，你每星期总是让邮差给我送来大批的诽谤性文章，大批的指南、随想、回忆录和续篇，我在其中看到别人指责我对国家重臣说坏话、污蔑人性（他们还自信可以这么说）、污辱妇女。我还发现，那一捆捆东西的作者彼此之间意见都不统一；有的拒绝承认我是那游记的作者，而有的却把我一无所知的书说成是我写的。

我还发现，你找的印刷的人非常粗心大意，他们把时间全部都搞乱了，我几次出航和回家的日期都弄错了，年份、月份、日子全不对。我还听说，我的书出版后，原稿已全部被毁。我也没留任何底稿，可我还是寄你一份勘误表，如果书还能再版，你可以把它加进去。当然我不想固执己见，还是让公正、坦诚的读者去看着办吧。

我听说有几位海上的“野胡”对我所使用的航海术语吹毛求疵，说是许多地方都不恰切，而且如今也不再通用了。这我可是没有办法。在我最初的几次航海中，我还很年轻，我接受最老的水手的教导，他们怎么说，我就跟着说。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海上的“野胡”也和陆地上的“野胡”一样，在用语方面喜好花样翻新；陆地上的

① 史密斯费尔德是伦敦旧城垣外的一个广场，四周书肆林立。

“野胡”说起话来是年年都有变化，我记得每次回国，老方言起了变化，而新的方言我听不懂。我还注意到，每当有“野胡”出于好奇从伦敦赶来我家看我时，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意思让对方明白。

假如说“野胡”的责难有什么地方让我介意，应该说的确有很大的理由埋怨他们。他们中居然有人认为我的游记纯属凭空捏造。有人甚至暗示，“慧骃”和“野胡”就像乌托邦中的人物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我应该承认，关于利立普特、布罗卜丁赖格（这个词应该这么拼，而不是错误地写作“布罗卜丁奈格”）和勒皮他的人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一个“野胡”敢胆大妄为地要怀疑他们是不是存在，或者我叙述的有关他们的情况是否确有其事，因为只要是真理，每一位读者是立即就会信服的。那么我关于“慧骃”和“野胡”的叙述就没有那么可信吗？至于后者，即使在这座城市里分明就有成千上万，他们除了会咿咿呀呀地说话、不赤身裸体之外，他们和“慧骃国”里的畜类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所有族类对我的一致赞美，在我看来，还不如我养在马厩里那两位退化的“慧骃”的嘶叫更重要；它们虽然已经退化，我却依然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一些德行，在它们的德行里没有掺杂丝毫的罪恶。

难道这些可怜的动物竟认为我已堕落到这个地步，居然需要替自己出来辩护，来证明我说的全是大实话吗？我固然是个“野胡”，但众所周知，我在“慧骃国”的两年的时间里，受到我那杰出的主人的感召和教导，已经摆脱了（尽管我承认那是极为困难的）撒谎、推诿、欺骗和蒙混等种种恶习，这些恶习在我所有同类中——而尤其是在欧洲人的灵魂里——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个令人烦恼的时刻，我还有别的牢骚要发，可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想再自寻烦恼，也不想再打扰你了。我应当坦白承认，自我上一次回国以后，由于同你们这样一些同类谈话，尤其是无法避免地要跟我自己家里的人说话，我那“野胡”天性里的一些堕落的